

Eine juedische Stimme

一个犹太人的声音

奥斯威辛之后的 上帝观念

Der Gottesbegriff nach
Auschwitz

[德] 汉斯·约纳斯 著

张 荣 译



华 夏 出 版 社

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

—— 一个犹太人的声音

汉斯·约纳斯 著

张 荣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维辛之后的上帝观念/(德)约纳斯著;张荣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
ISBN 7-5080-2833-3
I. 奥… II. ①约… ②张… III. 神学-研究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16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0-0989

出版者: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印刷者: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 2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1984年，汉斯·约纳斯作了一个题为“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的庆祝报告，感谢埃伯哈德-卡尔斯-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系授予他莱奥伯尔德-卢卡斯奖。图宾根大学以此表扬“他博大精深的工作及其完美无缺和透彻的努力：他以理性论证的方式，证得理解和同意，向人们阐明，在一个受到败坏的时代，一种责任伦理学是必不可少的。”

汉斯·约纳斯，1903年生于门兴格拉德巴赫，1993年死于纽约。1933年流亡到英国，1935年流亡巴勒斯坦，1955年以后定居美国。约纳斯因其著作《责任原则》（1979年）获得了世界性声誉。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工艺时代人们的伦理学。1987年他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他在 suhrkamp 袖珍图书出版社出版的书有：《责任原则——一种工艺文明伦理学的尝试》；《权力还是主体性的无能？责任原则准备中的身心问题》；《技术、医学和伦理学——论责任原则的实践》；《物质、精神和创造宇宙论的诊断和天体演化论的猜测》；《接近恶的终结——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话》。

伴随着奖赏而来的荣誉，我也饱受“庆祝报告”之苦。我在拉比·莱昂波尔德——这个奖就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传记中读到，他死于特雷西城，妻子多若提亚、奖金捐助人的母亲，被转押到奥斯威辛，遭遇了和我母亲同样的命运，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不禁产生了这一题目。我怀着恐惧与颤抖的心情选择了它。但是，我相信那些亡魂是无辜的，我无法拒绝他们，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如同回答他们那业已衰弱下去、向无言的上帝呐喊一般。

我不得不提供的是纯粹思辨神学的一个

片段。这对一个哲学家是否合适，我暂且不去讨论。伊曼努尔·康德将所有这一类的问题都从理论理性的事务中、进而从哲学中排除出去了。本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这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学派，甚至否认其中那些运用于主观讨论的事情中的语言学术语所具有的任何一种专门意义，从而否认任何概念性的思想，并且继而把单纯的言谈——完全排除真理问题和证实问题——看作一派胡言乱语。不过，这一切都可能使老康德感到万分惊讶。因为，完全相反地，他认为这种所谓的非对象是理性绝对不可离开的最高对象，尽管理性不可指望认识它们，在它们的纠缠下，由于人类认识不可逾越的界限，理性的失败乃是必然的。不过，除了完全的放弃外，这还开放了另一条道路。因为谁在认识



上忍受失败，一开始根本就放弃目标，他就可以在意义与指称的事情上好好反思这些东西。因为，认为这里甚至不存在意义与指称的问题的论调很容易被当作同一反复的循环而搁置一旁。因为它把“意义”预先界定为这样一种东西，即最终由感官材料可以证实的东西，因而“有意义”和“可认知”等量齐观。只有同意这一定义的人，才受制于这一定义的羁绊。人们可以围绕上帝概念工作，尽管并不存在上帝的证明。而且这一工作是哲学的，只要遵循概念的严格性，这也意味着，遵循一个概念与所有概念的关联。

然而，这自然是太过笼统、太没有个性了。康德是如何赞赏实践理性的，他如何贬低理论理性，我们可以让大量从前的惊人经验在这个问题上说话：即上帝有什么意义。

同时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奥斯威辛在这一点上，即人们从大量可怕与可畏惧的东西中往往能够知道些什么，一些人能够给另一些人带来什么益处、一直以来做了些什么这一问题上添加了什么新东西呢？在我们犹太人数千年的苦难史上众所周知的和构成我们集体回忆的这一本质部分的东西上，有什么特别要补充的呢？约伯问题向来是神正论；即因为世界上普遍存在邪恶而产生的一般神正论，因为以色列及其上帝之间所谓联盟的选举这一秘密而产生的尖锐化中的特殊神正论的主要问题。关于这种尖锐化，即我们当前讨论的问题，联盟本身起初可能还被圣经中的先知们奉命解释为：盟友曾逐渐不忠实于它了。但是，在长期的忠诚之后，解释不再是所遭受的罪过，而是证人的观念、玛卡拜



尔（Makkabaeer）时代的创造，这种创造把殉教者的概念遗赠给后世了。按照这个概念，恰恰是那些无辜者和义人忍受最可怕的事。因而，在中世纪时代全体教徒与以色列人的经训、“什玛”（Sch'ma）一起，伴随着向上帝统一体的忏悔，赴汤蹈火而死。对此希伯来的名字是斋戒（Kiddusch - haschēm）、“崇名”，而被谋杀的人叫圣人。未来的弥赛亚最终将做出拯救这一希望之灯，因他们的牺牲而闪闪发光。

对于与奥斯威辛有关的事件，一切都不再有效。在此，占有一席之地的不是忠诚或不忠诚、信仰或不信仰，不是罪过或惩罚，不是考查、证词和拯救的希望，甚至也不是强或弱、英勇或胆怯、固执或谦和。奥斯威辛对于也纠缠未成年孩子的事情一无所知。

对此，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机会。那些一如既往地还是耶和华的证人不是为了信仰而死，并且不是因为其信仰或者因为其为人的任何一种意志倾向而被谋杀。临终的侮辱和不幸，这种非人的折磨是死亡的前奏，那些被宣判了死刑的人，其人格尊严得不到丝毫保障。这在解放营里幸存下来的骷髅般的幽灵身上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然而，荒谬中的荒谬是这个城邦的古老民族。虽然几乎没有一个参与者、凶杀、也是牺牲者本人自己还相信这个城邦，但是，正是这个民族而非别的在种族虚构的幌子下被选出来从事这种大屠杀的民族：从上帝的选举可怕地蜕变为糟糕透顶的逃遁。可是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与上帝的寻求者和先知们的关联性（以最反常的方式）。这些寻求者和先知们的追随者们



就是这样从分散中挑选出来并被集中起来，分担其共同的死亡。而上帝允许这事的发生。什么样的上帝有资格允许这种事情出现呢？

在此我们要插入一句，在这个问题上，犹太人在神学上处于一个比基督徒更加困难的境地。因为对期待着彼岸世界的真实拯救的基督徒而言，这个世界本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魔鬼的世界而且向来都是怀疑的对象，尤其是因原罪而来的人间世界。但是，对于在此岸世界目睹神的创造、正义和拯救的犹太人而言，上帝就是历史卓越的主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奥斯威辛”本身对信徒而言，是它使整个传统的上帝观念成了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上面试图指出的那样，在犹太人的历史经验中增添了一个从未有过

的东西，一个古老的神学范畴无法把握的东西。但是，谁要是不愿意简单地从上帝观念中摆脱出来——对此哲学家本人是有资格的——，谁就必须重新仔细考虑这一观念，并且为这个古老的棘手问题找出一个新的答案，以便保留这一观念。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使“历史的主宰”这一观念畅通无阻。所以说，怎样一个上帝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里我要追述更早的一个我曾经面对更广泛的不朽问题时冒险所做的尝试。不过，奥斯威辛的阴影也已经掺和其中了。^①那时，我用一个自我设想出来的神话帮助自己，那种象征性的手法，却也是可信的揣测，这个神话曾经是柏拉图为可知的彼岸世界特设的。现在请允许我在此重复这个神话。



起初，出于不可认识的选择，存在的神圣始基决定，醉心于偶然、冒险和生成的无限多样性。特别是就整体上而言：既然神性已经进入时空探险，它就难以阻挡了。在这神圣中，所有被激发的和受影响的部分都保留了下来，以便从彼岸来操纵、校正并最终确保在创造活动中的神圣命运的间接形成。现代精神坚持这种绝对的内在性。现代精神的勇气或者绝望就是：在任何情况下认真对待其诚实的痛苦，严肃面对我们在世存在这一事实。将世界看作是自己出让自己的世界，将世界的法则视为不忍受任何干预，而我们从属于这个世界的严格性决不会因为外部世界的天命而减弱。这种同一性就是我们关于上帝在世存在的神话所要求的。但是，这不是指泛神论意义上的内在性：如果上帝

和世界是简单同一的，那么世界在每个瞬间和任何情况下都表明它的充满，而上帝既不会失去也不会得到。相反地，为了使世界存在，并且自为地存在，上帝把自己的存在让渡出去。他放弃了自己的神圣性，是为了从时间的漂泊中重新得到它。满载着事先不可预测的时间经验的偶然收获，上帝借助神性进行美化、或者也许是丑化活动。在为了无保留的生成而放弃神圣的纯洁性这一自我活动中，没有任何前知识能被承认，除了那种宇宙论的存在借助于自身的条件来保障的可能性之外。上帝把自己的事恰恰交付给这些条件，因为上帝是为了世界而自我放弃的。



对亿万年的亘古而言，如果世界确实处于在宇宙的偶然及其堆积游戏的可能性的漫长劳作的双手中，只要是持续不断，那么我

们可以猜想，关于物质范围的一个耐心的记忆在积累并且增至有预料的期待，永恒是借助这一期待不断地伴随着时间的作品，超验性犹豫不决地产生于深不可测的内在性。

然后是生命的第一次激动——世界的一种新的语言：随之而来的是，对永恒王国的兴趣有了巨大增长，以及为了重新充满这一兴趣的增长而来的一个突然跳跃。这是正在生成中的神性等待着的世界偶然事件。伴随着这一事件，神性的过分投入首先表明其最终兑现的符号。永恒从感觉、知觉、努力和行动的无限上涨的浪潮——这个浪潮越来越多样化和紧张地超越物质之沉默的旋涡——中汲取着力量，以一个个自我肯定充满自己。苏醒了上帝第一次能够说，创造是善的。

但是，人们注意到，死亡与生命是一起到来的，而且有死性是存在之新的可能性为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目标是不停息的持续，生命根本不可能开始，因为生命不可能用无机物的坚固性来进行自我度量。生命在本质上是可废除的、可毁灭的存在，是有死性的一个探险，即从持久的物质那里根据其条件——物质交换的机体主义的短期条件——获得个体化自我的有限经历成为借贷。但是，正是在我们刚刚谈到的自我感觉、行动和有限的个体感情中，——这种感情从有限性的压力中才得到全部的迫切性，继而得到了新鲜感受——神圣的风景展示出其色彩缤纷的性质，神圣性体会到自己本身。



人们同样发现，在纯洁的生命中，上帝的工作不会在知识现象前出错。进化中产生

的每一次物种区分都为各种可能的感觉和行动增添了特殊性，并进而丰富着神圣始基的自我经验。在世界观的发展运动中新展现的每一个维度，对上帝而言都意味着是考验其隐秘本质、通过世界探险出其不意地展示自己的一种新方式。而且，形成这种方式所需要的烦人努力的所有成果，无论光明还是黑暗，都丰富着从时间上复活了的永恒天国的宝藏。这肯定适用于自我传播的多样性自身的光谱，更加适用于生命自我增长的清醒与热情，这种生命感情随着文明的增长产生于动物世界的知觉及其运动。欲望和恐惧、快乐和痛苦、成功与挫折、爱与自戕——自戕的度本身、一切经验的强烈程度——的越来越尖锐化，是神圣主体的奖赏，而且这种尖锐化重复无数、却从未迟钝的亲历（因此已